



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一定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,将它从众多的邮政自行车里淘了来,砌进这面墙里,使之成为一条能回到过去的通道。我发现五六十岁的人,最喜欢在它面前停下来,抚摸它,与之合影,晒朋友圈。

一辆停在时光里的邮政自行车

我在成都的宽窄巷,看到一辆镶嵌进墙里的自行车。

它是一辆邮政自行车。它送出最后一封信后,被镶嵌进了宽窄巷的一堵墙里。水泥固封了它,时间陪着它,停下了脚步。

它的轮子有点飘了,转动的时候,肯定像一个腿有残疾的人,走路一瘸一拐,不过,现在它不需要转动了,也转动不了,它的残破,不再重要,没人在乎。

甚至它的铃铛也没有了。它成了哑巴。如果它还能骑动,它的身体每一个关节,都会发出即将支离破碎的声音。它还是一辆邮政自行车的时候,它的响亮的铃铛,会提醒前面的人,以及屋里那个等信的人。它在哪家门前停下,它“丁零零”的喊叫,把好奇的孩子们全喊来了,而那个等信的人,每次听到它的声音,都会心头一紧,一热。在旧时光里,多少人等着它,盼着它。也不知道谁摘走了它的铃铛,让一辆退休的邮政自行车没有了魂灵。

它的大半个身躯,被砌进了墙里,成了墙的一部分。墙斑驳,成为岁月的一部分。这辆老旧的邮政自行车,因而也成了旧时光的一部分。从巷子一头穿过来的风,拂过它,从巷子上头洒下来的雨,浇淋它,时光让它锈迹斑斑。所有的旧岁月,都会锈迹斑斑,像老照片,总是泛出岁月的黄。但它的两个绿帆布的邮包,却泛出金色的光,是被人摸出来的。每个来到宽窄巷的人,看见它,都会忍不住伸手摸一摸它。他们都是游客,来自各地,像是从不同地方游来的鱼。他们摸着它,像是摸到了自己过去的岁月。那么多人摸它,使它

变得热乎,旧时光因而有了温度,变得光滑,润泽。

一定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,将它从众多的邮政自行车里淘了来,砌进这面墙里,使之成为一条能回到过去的通道。我发现五六十岁的人,最喜欢在它面前停下来,抚摸它,与之合影,晒朋友圈。他们中未必有人曾经是邮政员,但他们一定曾经是收信人,在他们各自的家乡,苦等绿色邮政自行车的到来。也许他们有一封等了很久很久的信,最终也没有收到,今天却意外地在成都的宽窄巷里收到了。很多爱情,错过了季节,很多思念,只有寄件人,却找不到收信人。那些人生的遗憾啊,只能用余生回味。

我绕着它,转了三圈。与我同行的人,打趣说,你是不是想骑上它,回到30年前?如果我还有足够的力气,也许能骑回到更久之前。更久之前,是我的青春。我走过了这么多岁月,我经历了这么多,却把我的青春,丢在了遥远的地方。如果我能骑回去,我的姑娘一定还在路边等着我,她轻轻一跃,坐上我的自行车。像燕子站在初夏黄昏的电线上,它的好看的燕子尾,把那个黄昏剪成了一缕缕的碎片,搬进我的脑海里。

我没有骑过邮政自行车,但我有过一辆跟这辆邮政自行车一样的二八大杠,我骑着它,追过那年的风,也追过我心中的姑娘。她比我早一年毕业,一辆远行的客车,要将她拉到外乡去。我像所有的傻小子一样,骑着我的二八大杠,跟在后面追啊追啊。我追到了天边,也再没能见到我的姑

娘,可怜我的二八大杠,跟我的青春一样,气喘吁吁,散了架子。

导游又在催促了。她只给我们在宽窄巷子预留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,接着要领我们去下一个景点。她才不在乎我们看到了什么,再说这地方她一年要跑上百趟,每次来,她看到了一切,又什么也没看见。她还年轻,有的是时间,她最感兴趣的事情,就是赶快带完这个团,再接下一个团。但她还是不敢相信,她的团里,竟然有一个小老头,在一辆破自行车前面,足足停留了1个多小时。

我回头又看了一眼墙上的邮政自行车。我看见它的车龙头,并没有镶嵌进墙里。它扭曲着,自由地,横在墙外,似要随时从墙里冲出来。这肯定不是倏忽,将它砌进墙里的人,一定是故意将它的车龙头,留在了墙外,它因而没有完全成为墙的一部分,它也没有全部停留在旧时光里,它看起来似乎是在等着谁,又像一封没有寄达的信,只要那个人的双手搭上去,它就会从墙里冲出来,“叽叽嘎嘎”地从宽的巷子,到窄的巷子,再到其他的大街小巷。

它或许会将几十年前的一封信,送到那个苦等它的人手上吧。

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灯下漫笔

■潘开宇

满架蔷薇一院香,岁岁如期,漫过青瓦重檐。千年后,风卷帘旌,犹见将军独立树前,挥毫疾书,泼墨成诗。任花香浸透半卷兵书,将刀光剑影里的尘寰熙攘,皆付与一庭蝉鸣、满架烟霞。

满架蔷薇一院香

纵然,门外是鼓角声声风絮纷扬的动荡乱世,是炎炎日午草木焦枯的纷扰红尘,此刻的他,内心却是宁静喜乐的。山亭绿荫萦绕,蔷薇花开正好,他暇展成诗,以淡然超逸之笔写就了这首清冽绝句,将烽火马蹄皆化入山水清音,悄然绾住尘世的一缕清平。

“绿树阴浓夏日长,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

《山亭夏日》是晚唐名将、诗人高骈的经典作品。庭院深深,千年古树树影婆娑。蔷薇随风摇曳,修长的藤蔓攀过竹架,万朵芳菲织成流霞,暗香如絮。如墨淡淡染染上宣纸,似远山袅袅悬停于素绢,亭台楼阁倒映在碧波荡漾中。风过处,水晶帘轻叩雕栏,风吹红满地,蔷薇花影便载着零落的香,漂向光阴深处。千年后,歌手龚琳娜一曲《山亭夏日》,以昆腔水磨调的婉转,将诗中意象酿作清酒。古琴淙淙如溪,绿荫在琴弦上流淌成河,托着“满架蔷薇”的馥郁,沉淀成琥珀色的光阴。

高骈出身禁军世家,一生戎马,亦醉心文学之道。作为威震一方的节度使,他写诗却毫无沙场征战的杀伐之气。征衣换水墨,他以清新自然的绝句,在晚唐诗坛坐拥一席之地,存世诗作约五十首。除了这首色彩鲜丽、情调清和的《山亭夏日》外,他描写春天

的“草色青青柳色浓,玉壶倾酒满金钟”,和刻画飞雪的“六出飞花入户时,坐看青竹变琼枝”皆如珠玉般点缀在唐诗的长卷上,散发着永恒的艺术光辉。后人以“清新、恬淡和细腻”来评价高骈的诗风,其笔下的山水田园往往流淌着超然物外的隐逸之趣,令人读之忘俗。

蔷薇在古代寓意爱情、坚强、纯洁,因而成为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主题。蔷薇花满架,不语已倾城。秦观说“有情芍药含春泪,无力蔷薇卧晓枝”,以芍药的亭亭玉立,来映衬蔷薇横卧枝头的楚楚动人。刘敞赞它“绿叶黄花相映深,水边畔结浮阴”,绿色枝藤蔓延至高台,织就一帘浮漾中的翠影。更有李商隐以“回廊四合掩寂寞,碧鹦鹉对红蔷薇”刻画深庭幽寂,张耒借“不辞伐竹成高架,收拾蔷薇一片春”抒发对闲云野鹤般生活的倾慕。一方茶席,一卷古书,抬首间,云卷云舒,清风拂面,天地自成诗行。这一架蔷薇,开在诗卷里是缠绵悱恻的红尘,落在剑鞘上却是将军卸甲后的温柔。

满架蔷薇一院香,岁岁如期,漫过青瓦重檐。千年后,风卷帘旌,犹见将军独立树荫,挥毫疾书,泼墨成诗。任花香浸透半卷兵书,将刀光剑影里的尘寰熙攘,皆付与一庭蝉鸣、满架烟霞。

湘湖诗会

相机制造的清凉

■郭红兰

我调转镜头里的天光
在炽白世界寻一道裂隙
仙草叶尖垂着难言的渴
而我的取景框已蓄满清绿

午后四十三度在刻度线上徘徊
泥土裂成龟背的纹样
每颗岩石上的石斛都在焦灼等待
等秋风染透薄荷般的沁凉

旋转白平衡的转轮
往色谱蓝端偏移半度
忽然有风穿过取景器
在菲林上种下绿荫的国度

焦灼的日暮忽然静止
光圈吞下整个盛夏的烈日
那些蔫萎的石斛茎秆
俯身啜饮镜头漏下的微凉

这不是幻术而是心象——
当视觉学会选择温度
炽铁般的现实也能被重新
浇筑成晨光里的雨露

我的农场主之心
是枚薄荷味的滤镜
始终
在取景框里预支春天
于焦土之上筑清凉世界

“贺知章·文笔峰会”召开

■朱超范

其一
高阁巍峨月作邻,开元胜日客来频。
放翁曾几诗无敌,狂客当时笔有神。
人物风流难以朽,江山胜概自颁春。
回看吴越兴亡事,留得文章锦字新。

其二
东南形胜固无双,高举吟旗誉越邦。
不少佳人吹玉笛,更多骚客倒银缸。
每思故国潮声起,却望家乡月色降。
感念天涯知己在,长空星斗照轩窗。

其三
谁遣诗坛旧侣偕,合教典故入幽怀。
龙腾碧浪三江涌,雁驭青霄一字排。
终古文章才有象,几回烟雨自无涯。
黄公望又重回首,明月秋风眼底佳。

其四
钱塘山水甲天下,满目风光景共涵。
酒好招人临塞北,花香催客遍江南。
高楼隘俯谁能识,远岫窗含自惯谙。
懂得渊明真意在,骚坛应可作嘉谈。

背包揽胜

■陈然

有时候,与世界保持一段合宜的距离,方能听见内心的声音。在浩瀚无际风平浪静的滇池边,忽然明白,这些年,我已在岁月长河中悄然成长。

八年后,再遇滇池

正在云南旅居的闺蜜,邀我与另一好友一起到昆明小聚。恰逢,所带班级高考结束,我也很想与这三年时光作一个告别,虽然只有三天时间,但机缘巧合,不可错过。

订好机票,整顿行装,一个下午,东方航空就将我俩送到了昆明长水国际机场,又由朋友网约的车,送到滇池边的古滇度假区,一路顺畅。从空气黏湿的萧山,来到晴空疏朗的云南,加上时空穿越的惊喜,他乡遇知己,令人心旷神怡。

小区坐落于半坡,缓缓的坡度,延展得富有诗意。鸟语花香,清静美丽,杨梅树与李子树,红绿相间,果实累累。我们的房间在十楼,是顶层,复式结构,宽敞明亮,内设扶梯,外有露天小阳台。装修风格偏日式,内饰简洁,空间通透。高高的书架里,各式书籍散发出浓郁的墨香。南北无墙,皆落地大通玻,滇池、山景、园区,尽收眼底。仰望是天,俯视是地,集天地之精华,这空中楼阁,轻盈灵动,好生欢喜。

2017年夏末,我来过昆明,与煦一起。游完丽江、大理之后,我们赶到昆明时已是午后。坐上双层巴士,在暮色四合中游历市景,最后一站,停在滇池。那日黄昏,风出奇大,滇池波涛汹涌,像生气了一股,发出低沉的吼叫。墨绿色的池水,使劲拍击石岸,水花四溅。鸥鸟成群,来回盘旋,像是忘了回家的路。晚霞,被厚重的云层裹住了,努力地找着缝隙,透出丝丝缕缕薄光。照片里的我们,发丝飞舞,裙裾高扬,表情尴尬,害怕会被滇池卷走似的,笑得小心翼翼。愤怒的人,不好亲近,这发了火的滇池,也像巨兽一般难以亲近。

那时节,我正鼓起勇气准备第二次转行。联想到孤掌难鸣,前程未卜,像一只迷途的鸟儿,我患得又患失,深陷焦虑。内心的不安与滇池的风浪交织在一起,分不清是风在动,还是我的心在乱。唯一能安慰的,是近在身旁的女儿,她成了我触手可及的全部。

像风浪中前行的船儿需要压舱石一般,我不自觉地想从她身上找到掌控感。全部行程,她安排得十分妥帖,我却总是担心这担心那的,生怕某个环节出了差池。弄丢一件外套,我就数落她的粗心,买差一班车票,我就责怪她的大意,不愿意多拍美照,我又怪她不够大方自信。

因为自己内心的无力,我对她的信任也打起了折扣。想要她不碰着不碰着的心意是好的,但言谈举

往事悠悠

■雷长江

看见挂在藤上的那些大大小小,形态各异的南瓜,我突然明白,那滋味里熬着的是母亲对着藤蔓念叨“多结几个”的期盼,是柴火慢炖里藏着的耐心,更是一日三餐里最踏实的牵挂——就像这南瓜藤,默默爬满竹架,把饱满的果实,悄悄递到日子中来。

藤上的童谣

“一条青龙,爬上青城,在青城下个鸡蛋,晒得鲜红。”这是小时候母亲教会我的第一首童谣,那自然逼真的描述,讲的就是我们常见的南瓜。

母亲喜欢种南瓜。一场春雨过后,南瓜秧就开始伸蔓疯长,瓜藤顺着木杆爬上屋檐、墙头,像一条条青龙。那圆圆的叶子,像田田的荷叶;那一朵朵金黄灿烂的南瓜花,散发出阵阵清香,引来无数蜂蝶舞蹈。

盛夏,母亲种的南瓜和院子里的其他蔬菜一样,蓬蓬勃勃,招人喜爱。如果把水跟上,南瓜蛋生长很快,一个个长得跟小磨盘一样。那些绿的、白的、红的、花的南瓜,母亲都统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生怕哪个南瓜坠折了瓜藤,于是就用小木板或者破竹筐底把它托起来。

彼时,我常常端坐在南瓜架下,听母亲讲牛郎织女天河配的故事,也总缠着她问,青龙是哪条龙?大蛋藏在青城哪片叶下?她便牵着我的手往菜园走,指给我看藤蔓如何像青龙般攀过木杆架,指给我看青绿色的南瓜在日头里慢慢转黄,泛红,活脱脱就是歌谣里“晒得鲜红”的模样。

土豆炖南瓜是母亲最拿手的家常菜。当灶上的铁锅烧得发红,母亲先把切好的土豆块倒进热油里,

止是令人厌恶的。现在想来,我感到惭愧,执着于自我保护,执着于行程完美,却弄丢了轻松与平静。

第二天,天气晴朗,碧空如洗,我攥紧女儿的手,登上滇池缆车。通往观音山的索道,像是一条悬空的绳索,在风中轻轻摇摆。恐高的我,不敢低头,不敢侧目,满心都是“会不会掉下去”的恐惧。缆车每上升一寸,心脏在胸腔里随之颤抖。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滇池,绿波翻涌,仿佛随时会冲破缆车车厢,将我与女儿吞没……无穷尽的“放不下”,在脑海里此起彼伏。

时光悄然流转,再遇滇池,已时隔八年。

这一次,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露台,远眺滇池。清晨,朝霞为它镀上一层金沙,柔和的光线洒在水面上,泛起粼粼波光,像是无数颗细碎的钻石在闪耀。观音山横卧在水天相接处,宛如一尊慈悲的观音,静谧安详。随着夕阳缓缓下沉,天空和湖水渐渐都被染成琥珀色,余晖轻抚湖面,橘色的波光,在远处轻晃出一首温柔的摇篮曲,甜蜜醉人。

想起当年与滇池的“近身搏斗”,恰似我在生活中的困局——越想要抓住,越奋力靠近,越是被不安与焦虑淹没,显然,着力过猛。如今,远远地凝望,反而看清了滇池的全貌,领略到了它的壮美与宁静,这退一步的距离,隔开的不仅是空间,更是曾经那个内卷的自己。

有时候,与世界保持一段合宜的距离,方能听见内心的声音。在浩瀚无际风平浪静的滇池边,忽然明白,这些年,我已在岁月长河中悄然成长。

曾经,我一直觉得,有人陪伴才有存在感,有人分享才有意义感,有人倾诉才有幸福感。如今,我喜欢独处,享受与大自然在一起的时光。无需矫饰,不必优秀,如实地是,本自具足,如空中的云朵,来去变化无羁绊,如滇池上的鸥鸟,跋山涉水自由飞翔。褪去依赖,告别寂寥,我学会了与自己和解。

滇池还是那片滇池,可我已不是当年的我。八年前,它以狂怒回应我的焦躁,八年后,它以平和镜映我的从容。在这片纯净的湖水面前,我读懂了自己,也读懂了时光。或许,人生就像这滇池的风景,有时波涛汹涌,有时平静祥和,正是在这交替变化中,人们遇见了那个更好的自己。

感谢滇池的见证。曾经的存在,是最确定的一种存在,它,让改变发生。

馨香一瓣

■余观祥

临别时再望湿地,水光潋滟依旧。我忽然明白,这公园本是人与自然合力写就的一首长诗:我们以围垦精神在滩涂上刻下奋斗印记,鸟儿则衔来远方天空的诗行作答。

与羽翼同栖的晨光

未及破晓,我已站在观鸟塔上。目光所及,芦苇从连绵无际,在微明晨曦里随风翻涌,沙沙声如絮絮低语,汇入天地间宁静的初醒时分。猛然间,一阵扑翅声惊起,数只白琵鹭惊出芦苇,洁白羽翼划开青灰天色,瞬间又融入薄雾深处——这便是钱塘大湾区湿地公园的早晨:鸟鸣与风声交织,生命与寂静彼此试探,万物在无声中悄然拉开了喧闹的序幕。

东方微现红光时,我移步至海云台。天际线渐渐被橙红浸透,仿佛天幕被无形的笔触晕染开来;红日初升,挣脱水面冉冉而起,其光如熔金泻流,铺满水天相连之处。水波被点燃了,跃动着万点碎金,那火焰仿佛带着潮响的幻觉,令人恍若立于海上迎接新生。

沿湖堤徐行,北湖南湖以桥为界。连江桥与凌波桥犹如两道玉带卧波,既勾勒出水域柔美的轮廓,亦无声诉说着往昔。曾经此处不过一片荒芜滩涂,任凭芦苇蔓生;正是钱塘人,凭着胼手胝足的围垦精神,将沉睡之地唤醒。

走至飞鸟台时,又逢群鸟翔集。白琵鹭俯首滩涂,长喙点水,低头觅食间姿态优雅如舞;远眺更有鸟群翩然飞过天际,成为空

中的流动诗行。据说,此地已收录候鸟一百四十余种,是候鸟万里迁徙途中一个生命喘息、补给的重要驿站。人类用智慧修复的这片绿洲,慷慨接纳了这些来自远方的疲惫翅膀。鸟儿们停歇于此,也仿佛将我们与浩瀚天地连成一体。鸟儿翅膀扇动,如同历史书页翻飞,那挥洒汗水的围垦岁月与候鸟年复一年穿越云层的壮举,原来皆以奋斗为共同底色。抚今追昔,人鸟相安,湿地无言,却已将“和谐共生”的深意,悄然刻写进每一缕风、每一片羽翼和每一道水痕里。

天色澄明后,公园渐渐人影浮动。自去年9月底开园以来,至今年七—前夕,已接待十八万访客。

临别时再望湿地,水光潋滟依旧。我忽然明白,这公园本是人与自然合力写就的一首长诗:我们以围垦精神在滩涂上刻下奋斗印记,鸟儿则衔来远方天空的诗行作答。当白琵鹭洁白的倒影与凌波桥的轮廓在晨光中重叠,文明与自然便在此处悄然和解,共同谱写着生生不息的韵律——原来和谐共生之道,就存于每一双珍惜的眼睛,每一次谦卑的俯身,以及大地对天空永恒的凝望之中。